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二 六本

據實奏報疏

和輯忠勇疏

奉命回奏疏

奏繳辭銜疏

再請罷斥疏

請使朝鮮疏

入臺首疏

入臺再疏



長永郭
振錫西
請卷七

告病第二疏

辭謝起補脩曆疏

辭謝推陞驛傳疏

初聞題叅備陳守禦始末疏

見題叅後據叅陳辯疏

據實奏報疏

已巳

臣以小臣受 皇上眷顧憂天之心竟夕不寐半月
以來氣血欲盡惟餘孤志耿耿欲前自念生存一日
卽爲 皇上竭心力一日臣之所能惟仗區區朴忠
鼓舞羣策羣力畢歸於忠義一路以爲 君父用而
止自受 簡命事事草創措辦倉惶始臣信申甫實
以甫自造戰車火器所向無前與其一往殺敵之氣
今申甫所募新兵雖務求精壯然給衣裝不十日編
訓未數日旌旗金鼓尚未習也兵部無選鋒見與於

二十五日送新募未給衣裝兵二千於甫甫未收於
二十七日復送臣臣以全師皆烏合難用是用躊躇
又申甫係新立一軍所需器用種種皆旋取旋辦缺
一不可臣日夕拮据移文催督難可得辦臣惶懼不
知所爲臣以文臣請纓自以國家事皆已事雖軍
旅非所當與不敢不勉欲集思廣謀爲皇上效一
臂力至於錢穀會計簿書出入素所未習欲勉不能
覩氛日熾中心如焚日爲國家籌安危大計而
心力苦疲於瑣細伏望 勅下戶部委一司官專理

其事伏念臣所不必爲而自請者急 君父之憂也
於力所不能爲欲勉之而終未安者恐悞 君父之
事也總督在甫臣于軍前置將用人等事悉聽甫權
衡務令獨展其才臣區區之心有欲入告 君父而
尚未敢者臣之微能可矢天日惟事 君無欺好賢
不倦能鼓人心之忠義畢效力 國家而已耳勢與
願違日懼殞越伏望 聖鑒臣死不朽

和輯忠勇疏 已巳

竊惟遜讓不遑者文臣之態也剛狠不馴者武夫之病也臣見申甫才薦之 皇上 皇上見其才授之專征至若滿桂驍勇能戰臣與大同撫臣張宗衡交因知桂才亦素嘉其人今 皇上授之總理臣私謂兩才當事事必相濟不謂權既並重遂釁起不相下也本月初二夜甫將軍至柳營報稱鄉民驚逃稱有數十騎在鄉擄掠被奇兵出營搜捉當獲一十二人至次日滿桂提稱係彼丁報到臣臣恐啟釁

傳令釋放訖初六日未時甫大軍出廣寧門據甫初七日塘報稱本日數十騎衝突而來將本職塘

報官人藺國祿丁元殺死百姓齊驚本營當時守備李承勲率家丁齊上復殺死營兵一人衆兵齊上活捉五人又守備毛養和活捉一人見在營中目下

正在相持等因又報稱本日申時無數四布

本職外營偶東巷數百騎衝突而來差官看時有

一半中國人一半亂箭射入營中我兵堵截不敢以神器相加少頃又數十騎從西南來徑衝大營百

姓惶亂衆兵堵截鄉民陳本孝等奮勇斬真首級

一顆衣服一領互納一隻箭七枝刀一把爲此理

合塘報等因又於初八日接申甫揭帖稱所獲人

正欲解入又傳爲文將家丁聞文將者桂部下將也

臣聞此不勝憂惶兩軍不和後每相遇必先相自殺

傷萬一聞之爲所乘爲害匪淺臣欲出爲調和而

二將皆奉便宜以臣忠誠自信頗能感人而權微不

足以服之非皇上攝以大義其氣未易平也又各

援兵新兵諸將多有未調伏望詔令和輯同心協

力以淨氛惟內順乃能外威臣念之至熟而言之未得其便謹據實奏報惟聖上裁察

奉命回奏疏

臣本月初十日接邸報該臣奏爲據報軍情等事奉聖旨金聲便諭二將務令輯睦圖賊毋得自生猜防致誤軍機罪責均任新集兵將該部還通行諭飭欽此欽遵臣自受皇上簡命日夜念皇上威德所以諄諄勉甫者備至今得奉明旨更反覆開諭令一意圖臣隨歷荒郊馳至滿桂營爲桂慷慨言事方殷不可以部曲起釁桂亦是臣言然臣此行週環走二十餘里閱一二營壁執途之難民數人問之

於衷戚然臣聞 不過萬人我不得志於 得為

寇之道而我得自困之病也我兵不下數萬人法安

探 必趨之道諸將各據險列營首尾相應奇正互

用則 難以逞今諸將各統兵數千人不相聯絡費

廩糧則多分以遇敵則又患于少此不善用多者也

將不得不任其失策然亦有難乎為將者臣從滿營

歸漏已二下道過施洪謨營宿申甫營見數營人馬

當朔風寒苦之際皆露立枕戈臥不得有騰飽之象

不戰先疲况 以掠劫日飽且樂而我驅此惛弱者

與遇難矣然大兵四集費金錢鉅萬工戶二部告辦

為艱欲使士飽馬騰亦又難乎為上者因其難而不

思長策則日困一日 不退可憂 退亦可憂四境

蕭條藩籬破壞兵民疲于外財用竭於內如此用兵

不謂之自困不可也惟 皇上與二三大臣蚤圖之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奏繳辭銜疏

臣自傷才術淺短意願空長值也不犯順也君父焦勞妄慕被髮纓冠之義非爲人臣子者可以瞻前顧後之時遂不度德量力強受簡任不謂力不從心勢與願違僅顯一士區區之節竟無也國家分寸之功臣捫心傷恨痛不欲生不圖復荷聖恩浩蕩無涯畧事原心不卽加誅感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地不遑寧處急圖自效而罪過旣彰分不得復受委任臣滋戰慄不敢煩瀆臣日夜惶愧如坐芒刺一身

無據進退維谷出入忽忽不知所之臣久當奏繳以
續查軍需并移會各該衙門收取未盡于今本月十
八日粗得竣事臣原蒙 欽給叅佐練兵防禦事務
關防一顆敬當奏繳伏望 皇上勅下驗收至于臣
風憲職銜本爲軍務權授卽幸而有功謝事之後猶
不敢當况臣罪丘山豈得覩顏久稽每一念之置身
無地伏望 皇上蚤賜罷斥以肅臣紀若獲蒙 聖
恩終不加誅或以臣罪在前非功不贖置臣重難之
地人所難爲者使得盡力鞭箠之下 命行伍之間

臣死不朽或以臣才不堪臣心可原宥過無大異編
臣于氓隸許臣尚得攻苦食淡窮今古事物之變困
衡摩厲以期異日桑榆之收庶幾餘生未爲 聖世
棄物可以不終負 皇上特達之遇臣自恨不才孤
負夙志肝腸摧結憔悴非人痛念 天恩日夜感泣
心憂 國事不能奮飛語無倫次伏望 聖鑑臣曷
任恐懼待 命之至

寸心斷斷不能安之仰念 天恩俯顧憲銜進退用
舍如臨淵谷反覆展轉五內抽裂神傷氣悴不能自
存此心此境獨癡獨苦不得不歸命投誠控告 君
父伏望 皇上鑒臣至情全臣愚分仍 賜罷斥使
臣尚以仰戴 聖恩存身氓隸之中臣曷任惶悚懇
切待 命之至

請使朝鮮疏

庚午

臣不才有願莫遂虛負 皇上知遇 皇上雖鑒原
臣臣愈自傷之心念 天恩晝夜感泣欲堅求罷斥
草疏屢就值 國事多艱 君父焦勞不忍自棄遠
離 闕廷欲捐軀圖報其路無繇空復戴冠束帶從
士大夫之後萬非所安夙夜思維真少效尺寸而臣
當有言不信之時事關兵餉又非所敢請度臣力之
所能爲與今日之所不容緩不必另開事端而於
勢不無少劖於 國家不無少補者在于今日蚤宜

乘便聯絡朝鮮朝鮮與老寨止隔鴨綠一江今類敢長驅入犯縱橫不止無復狼顧之憂自度無敢議其後者以故東江牽制未可一朝而廢而東江實全藉朝鮮為居停主不得不蚤為宣諭然今日諭之又要令朝鮮無所驚疑決宜乘皇太子册立頒詔而去今詔書權宜附其陪臣以往蓋未聞警以前議也臣愚以為在於今日有未便者值警而大禮之行遽乏特使未免生外夷心既合束或復通鮮勢益無忌東江數萬生靈將反為用臣

不才蒙皇上寬宥七尺餘生久非已有非常苦難之事以効力國家不可以竟初志願乘風破浪捧尺一之詔涉島澳之鄉宜朝廷威靈感以至誠動以利害儻得藉手相機與東江相仗圖乘虛縱未敢即言搗穴而振聲援以制之宜有却行狼顧者矣即不然而使朝鮮受臣聯絡亦無令折而入且臣之往便得畢力盡意遍歷諸島探其虛實詢諸將士圖上方畧以報皇上而佐廟算以待能者固區區報主之誠得以稍展而皇上所畀不過一紙

金大身集 卷二
集矣而尚兵困于外財匱于內賞未必勸罰未必懲
主德日勤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心而
時事率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皇
上更深思其故也臣伏見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親
天下之事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皇上以不世
出之聖興大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盡
在皇上胸臆之中卽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
得一程量之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皇上
之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後此不可以懸斷臆

度不可以盡得于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於外議
之異同必皇上親自嘗試齶啜之而又不可以旦
夕之間一二見而足也往者皇上朝見不輟召對
時勤旣而問無所徃鮮當上意而皇上亦遂厭之
矣臣愚獨以爲皇上空念往者君臣相見之尚未
數及覆問辦之尚未精皇上所以探討諸臣者之
尚未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皇
上自今定爲間日御文華講堂倣古蚤朝晏罷法其
在廷諸臣若諸卿之貳及翰林科道中行評博等官

詔書所必附之以往者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惟士圖土衣畧以辨不皇土而國神莫以新諸答國

且由之由野野畢式蓋意感聖精是則其盛實臨臨

皆矣唯不然而動時時愛臣細細亦無令被而人

未雖雖有辭六而辨辨辨以辨也空亦以辨辨

雖以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乞入臺首疏 庚午

臣愧憤之極不意復待罪於此何敢更輕言天下事

痛傷生平致力忠孝留心當世既躬逢聖明特荷

知遇一時君臣殊不讓古乃舉人未效所學竟不適

用疑于古道不復可行壯心不甘夙夜思過自知所

向未為大謬而閱人未廣歷事未深動不遂志亦所

空然伏思皇上聖本天縱言動舉錯允合古法好

學寡欲法祖敬天求賢若渴受言如流較古帝王真

無間然謂空風行草偃本立道生人與天協功隨事

集矣而尚兵困于外財匱于內賞未必勸罰未必懲
主德日勤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心而
時事率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皇
上更深思其故也臣伏見皇上帝上晝夜焦勞惟日親
天下之事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皇上帝以不世
出之聖興大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盡
在皇上帝胸臆之中卽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
得一程量之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皇上帝
之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後此不可以懸斷臆

度不可以盡得于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於外議
之異同必皇上帝親自嘗試齶啜之而又不可以旦
夕之間一二見而足也往者皇上帝朝見不輟召對
時勤旣而問無所得鮮當上意而皇上帝亦遂厭之
矣臣愚獨以爲皇上帝念往者君臣相見之尚未
數反覆問辦之尚未精皇上帝所以探討諸臣者之
尚未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皇
上帝自今定爲間日御文華講堂倣古蚤朝晏罷法其
在廷諸臣若諸卿之貳及翰林科道中行評博等官

非有繫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閑暇者宜令輪番入直蚤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專司職業者亦得以不時進見 皇上於官方之情僞得失軍民之大利大病并廟堂刑賞舉錯之用邊腹虛實強弱之形皆得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而且時詢及諸臣之職掌如是而小大咸集上下漸習卽微塵無能益山未必遽有大奇偉當 聖意者而詰問旣近情僞自露酬對相類材品畢呈日月已久以 皇上之聰睿諸臣才與不才與其才之所短所長豈復有遁於 聖

鑒者哉且夫今日非誠無才也士大夫精華果銳之氣莫不相與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坐消于談笑偃臥之間夫才之爲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不生不迫之使困心衡慮則不達不並之使較長絜大則不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 皇上之前天威日凜天語時聞自惟 皇上之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他思計惟黽勉學問淬勵以思一當自非朽敗壞爛之入宜莫有忍自廢者矣且不特此也作之不休求之不巳天地不閉祖宗有靈 皇上因是而於百千人

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焉以佐 皇上
知人善任使者小大內外罔不稱職 皇上又何求
而不得何令而不止哉伏惟 皇上少留意裁察臣
請得畢暢所欲言臣不任懇切待 命之至

入臺再疏

臣雖不才終不敢內負夙志上孤 聖恩思維 國
家興衰治亂之所繇 國事日艱敬陳本務一疏非
敢漫爲條陳以飾觀聽實攷古證今念之甚熟 皇
上欲內順外威久安長治所當逐事整頓者未易盡
數也而非繇臣所言以端其本則大之終無提綱挈
領之要密之亦實無批郤導窾之槩 皇上雖赫聲
濯靈法在必舉亦似有令行禁止之意而大勢如故
人心未回苟且徼倖之情日惟求免任事圖功之意

迄難真實空勞 皇上宵旰之心終無益于治亂安
危之數此愚臣所爲拜疏以來齋居不寐再三籌度
而愈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治安在人今古所知臣
謹按古今論人之法未有不以言爲大端者卽 皇
上今在穆清之上所繇以明見萬里之外者固大半
取裁章奏中卽間別有探討以得人之情僞有不出
于人口而達于 聖聰者乎而言有二觀面問答較
之于筆墨敷陳其簡切尤不可以同日語旣無奏牘
往覆之煩使君臣相與敝精神以費時日而又得以

實察人之真誠于神情出入之間且天下之人未有不
反覆推究以得其才之短長而遽試之事天下之事
亦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至當之歸而遽責之行
者惟觀聽不惑考之有據務以光明洞達之意曲盡
其是非利害之情自求無不獲發無不中無論 皇
上聖神文武固當遠 堯舜近憲 高皇不屑屑漢
唐諸君卽攷漢唐一二有爲之主當時君若臣莫不
相與諮詢考度共取天下而商畧之人見其可而用
事見其可而動未有遽置士大夫于度外厭薄以爲

不足與謀無可深求而空驅策之以望其奏功者也
今世士大夫承平日久習氣實深皇上聖明不幸
際此厄運要當密心耐意磨勵鼓舞長養裁就以望
其有成耳入內地今茲半年迄無一人爲出勝算
非諸文武反出諸頭目下非不畏法非不願通
侯之賞繇講之無素而習之不精也及今講習圖得
一當雖曰不豫猶爲未晚今事外之人旣以成敗安
危無與已身徒立而睨人以優游于不學不思之地
而當事之身則目焚耳亂手足匆忙又不暇有可學

可思之時惟賴皇上以神武豁達之用間取此從
容暇豫之人以蚤朝晏罷之法而寓日考月試之意
庶幾其有獲焉而或又難于一舉是天下之人才無
時而出止聽命于天之自生天下之難無時而平止
聽命于天之自定也今廟算淵微聖謨深遠愚臣淺
薄無片長寸效何能仰窺萬一輒敢侈口多言顧靜
觀今日之事與今日之人臣雖愚思皇上必非以
內外諸當事爲皆必可賴之人以今日所布置調度
爲百不失一之算也謂目前固無以易此者毋亦姑

金大史集 卷二
靜聽之以徐觀其後耳今日豈可靜聽之以徐觀其
後之時哉惟 皇上蚤圖之天下幸甚

告病第二疏 庚午

臣惟臣子大義篤於匪躬臣雖積病日久不敢一言
及病至前六月廿七日突然氣塞至昏暈竟夕吐血
連日臣力竭難支始敢據實上乞骸骨復蒙 聖旨
念臣服官未久臣感激忘生伏枕三旬見城務久曠
覺體氣暫平不敢卽安隨勉疾視事不圖復以勞煩
于本月十一日本症隨發而怔忡痰厥更劇于前病
苦之狀未敢瑣陳以瀆 聖覽臣惟奉職無狀神思
短竭于軍國蒼生大事不能少有裨助何得以一身

疾痛長呼 君父之前而臣情勢萬不獲已念服
皇上一日之官則當盡 皇上一日之職今乃以風
憲重職司 皇上耳目之寄者爲微臣餌藥養病苟
容竊祿之地有日如歲生氣漸短臣之危殞日可俟
也臣雖捐棄道路區區一身何足自惜而臣自遭際
聖明以來讀書學道致身事 君之志自矢必遂不
幸苦爲才分所限學識所局天不愍念更有病魔縛
而困之雖跼蹐高天厚地之中尚思仰荷 聖澤得
靜息身心收召魂鬼究所未知增所不能誓于此生

要得一當以答 聖明庶生前生後無所復恨而今
身命之憂迫于目前則亦未免有貪戀 聖世不忍
徒死之心伏惟 皇上聖明鑒臣非遺忘 君父自
便身圖之人非真無可奈何定不敢輒賣 聖聽使
臣餘生寬然幸不遽絕厥命學問方始亦何忍終自
廢棄至如臣父母衰暮零丁流離床褥念臣無狀日
夕驚憂知臣無能坐縻國廩願言一見待以瞑目雖
臣至情家不先國使臣可自效亦何敢言于 皇上
之前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辭謝起補修曆疏

癸酉

臣遭際不聖明拙忠不效不幸負疾乞骸歸田叨蒙
皇上矜全不卽廢棄許令首丘得就醫藥臣歸之日
泣見老親恍若隔世北謝天恩感賜餘年雖伏枕
一丘報國之忱耿耿不墮至於僥倖痊愈旦夕就官
之念則斷斷不忍起臣之自知甚於人之知臣死不
敢假愛戀君父之心以不勝任之身冒不易稱之
職也今輔臣徐光啓以修曆乏員或傳臣病痊漫及
疎庸仰荷俞旨臣聞命之日心慙若擣臣之父

母踰階憂惶若無所措臣叨歸幸生得不隕越安敢
上欺今宸聰尚稱危篤如云潦倒床褥間者而神氣
耗竭實未痊復痰火眩暈不時劇發居平怯思健忘
如石如鹿餌藥省慮僅足自存况曆數大法古以宿
學久竭精思方得就緒今之輔臣誠哉其人至于海
內不悉者儒如臣碌碌疎淺重以結疾素學旣不深
入思力又難致精顧瞻斯任豈啻負山臣 君恩結
念孤志不苑日夜自調靜閣今古期以時日深永馴
得身強并冀學成敢望 皇上特恩寬以期限臣得

踰強仕之歲及服官政之年而後東西南北死生赴
之不敢有愛乃今 國事多艱未可輒以一人而開
群臣自便之門旣不堪任應終廢錮臣獲 大造曲
全臣雖居田亦當據此身心學道著述以助 聖化
誓於此生隨地致力圖報少効而後敢死統祈 皇
上鑒原臣曷勝懇切請 命之至

臣思辭謝推陞驛傳疏九亥

臣以書生幸逢聖作身依日月叨補中秘甫及期年

會逆犯闕奉命倉卒欽授憲銜從事戎行

孤臣負移山之愚皇上簡當熊之誠至于謝事之

後請斥疏章前後五上而溫綸五加恩溢常分

天下忠義聞風感奮况臣身受而臣卸結愈深矢思

奮迹拊心自維益恥苟祿此則臣乞骸歸田之初志

也誠不自意故輔臣徐光啟忽騰薦剡遽以臣承乏

修曆臣病未痊愈學非筭門雖職列清要典憲今古

人多爲臣榮之臣心獨不自安伏具疏乞休雖未獲
允放不明旨業具呈堂官堅懇代題并力求故輔臣
徐光啟題免臣心勿欺久蒙天鑒在乃今本年正月
忽得邸報吏部推臣出補山東驛傳道伏念司道雖
外吏遠離不皇上無復出入不禁闕補過拾遺之任
顧茲方面受之皇上崇秩非積日累俸不可得非夙
習吏事不輕除授而臣以服官無幾月之人今又抱
病在籍何所短長而遽獲斯職鵜梁之疚愈刺于心
切思臣之初志已邀天皇上鑒原臣之職銜獨蒙

皇上欽授不皇上不以臣爲不肖疊賜不溫綸不許
辭免臣尚反身問心理病力學攻苦食淡磨厲堅忍
未敢就列今銓臣遽又別補義豈得非分矇就臣躡
涼孤冷時思古獲心若幸而微天績學有成奮身報
國此生此身惟不皇上所驅使其于不君父之官敢
有擇焉不然而疏水沒齒分實甘之臣卽不自惜死
不敢容容竊位以辱不聖明臣曷任懇切待命之至

初聞題叅備陳守禦始末疏

癸未

臣甫筮仕讀書中秘遭

犯

闕痛憤

主憂奉

命倉卒從事戎行臣受

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

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上皇上奠安天下之

心庶幾若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

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聞三日深入苦塊之

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大帥南遁亂賊公行檄

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金陵東南震恐望

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厲防守臣從郡縣有司

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高
皇帝六諭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
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
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
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鳳旣舍大
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陸路直行乃紆迴千里涉崇
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鳳督明
文而又適當賊陷蘄黃之後合郡皇皇舉疑爲賊以
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

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
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
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
雜剪髮人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
沸矣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祁婺
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
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
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城身鎮定以安人心
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

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縣二縣居民兩相格鬪幸未入休境而聞鬪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婺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珣琿李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祁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反

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叅嗟乎章玉何心其於饒之樂平旣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徽不惟可蔽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繇樂入徽之初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叅臣何語顧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諛切同讐望其旦夕戒闖擒獻以解主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諫而監紀

日徽人殺兵卽疏叅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
突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
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異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
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
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人皇上威靈奉當
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疇昔相誓聞賊不走之故不
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
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臣
而必不相容徽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

福聽之 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
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率
動色以徽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
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氛頃塘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
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
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 宗蒸生靈一時俱盡此亦
皇上之所恫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臣未奉部
文不敢赴 闕謹據實上聞 山可任諫切待 命之
至

見題叅後據叅陳辯疏
督臣馬士英叅臣徽祁鄉官有司一疏初未發抄臣
不知疏叅何語止直述當日情事拜疏進呈今督臣
疏稿方傳佈事雖在臣一郡而關江東南及天下利
害臣不敢不據實明辨字多踰幅惟 皇上幸畢賜
覽察督臣疏內大端初據臣本府知府唐良懿申文
述三月二十五日婺源縣報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
軍領兵繇樂平等縣將入徽州飛票一紙妄以爲其
兵已入徽境而續據監紀李章玉與萬民安鄭天卿

金大史集
卷二 疏

等乘三月同時祁門有堵賊之舉遂共砌飛語捏其
兵已入祁門而因捏臣與推官吳翺鳳入祁殺之殊
不知婺源在徽之南祁門在徽之西姜劉謝李之票
以三月二十五日繇婺報府者卽于三月二十五日
以淫殺焚擄激變樂平居民二十六日爲樂平憤殺
殆盡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瑤璉李華玉姜美現禁樂
平獄樂平印信報文府縣現據何得更有四遊擊亦
復同稱姜劉謝李而捏祁縣接濟四將于教場安宿
捏臣與吳推官領兵到祁謝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

劉李三將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
也樂平去祁門六百餘里以祁門六百餘里外被殺
之兵現禁之將皆可捏爲祁門城下所殺所生擒而
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則自餘所捏
以臣與吳推官在休寧去祁百二十里外之人捏爲
領兵到祁臣爲誘黔兵束噐械入祠而焚祠以殺種
種怪誕一任說謊似夢似讖又何所不至而臣獨嘆
惜督臣爲國大吏重臣輕聽細人誕語便率爾入
告君父失大吏重臣之體抑亦不意督臣方自號

知兵鉤深致遠顧于所部之將之兵所行之地方所到之時日及不幸失律於所失律之地方與失律之時日而皆一切憤憤乃爾又將何恃以揣賊情而得賊勢知已知彼一切不謬乎方姜劉謝李飛票之自婺入也正當賊冒官兵偽票公行鄰徽郡縣屠燬慘毒闔郡一日數驚之時下自士民上自縣府道院諸臣無不驚疑以爲是賊皆嚴檄明示勸督鄉勇協力堵截此徽南一路而戒嚴已若斯矣况不一日而徽西之祁門又報沐國公兵將入此及兵到皆江楚及

北方及本郡之人襍結成隊如鬼如蜮不知所自而爲之先導實本土無賴黃應鳳也闔郡共揣以爲姜劉謝李自婺路人之票果偽耶則此祁路爲分兵別號而兩路夾攻襲陷徽州無疑也若姜劉謝李自婺路入之票果真耶旣不獲已而改道又何苦無故而分道則此乃亂寇乘機因兵之入而分路揚威遙藉以取事者益無疑也當是時各鄉諸無賴一日而皆洶洶走迎於祁婺各鄉諸逋逃外出不軌之人一日而忽纍纍潛伏其鄉外曩內亂相期並作轟轟逞發

直須時刻而東北近郊冒稱勤王諸師是賊是兵虎視狼顧各整棚厲刃窺便卽入當是時非一天祐陪京豈惟徽之爲徽久不可問一徽潰而大江東南之事臣實不知其所終始也皇上試問督臣當是地而居是時爲人臣子而爲皇上封疆計爲民牧而爲民命計有識而不多事者義當如何其安開門而揖抱頭而竄乎當是時城以內郡縣有司任之城以外臣不得不與諸鄉紳各鄉民分任之賴高皇帝神靈仗皇上天威幸有疇昔與諸父老人士約諭

各鄉各守其處有險要則附近各鄉相約而共守其處而決不以一鄉人走入城不以一城人走入鄉不以此鄉人徙走彼鄉不以一人窺便而挈妻子棄其鄉以走外郡亦惟是鎮定無走各設備以待耳殊不意諸縣之人相傳疇昔約諭亦共相堅至二十八日而祁黥居民旣身見淫殺又力當賊衝義無所逃勢不獲已遂不避矢石不顧危亡突爾出死力以捍賊也當是時臣目不交睫者八日夜然實未能親入祁而以其身當賊安忍以百姓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

力冒爲已力且此捍禦者皆父子兄弟自相救死之民也持挺荷鍤何兵之稱督臣乃怒於室而色于市詆臣爲多事而諸有司爲無識皇上試問督臣近日封疆之所以壞而賊勢所以如破竹之故乎民心不固聞賊卽走而先自潰亂以待賊入者蓋什之九也此非有司傳舍其官規利避害以爲有識而鄉士大夫先徙以爲民望恃無官守不欲多事之所致乎督臣以鳳泗淮徐之間高皇帝聖作物覩之鄉其所產人材皆不堪用而一惟督臣之鄉人可資撻伐

臣未敢以爲非要諸事理初亦不必迂迴千里逍遙翱翔惟其意之所欲向至縱橫曲折以行于無賊之地而况更欲以其行一路之黔兵而並禁百姓無捍他路之亂賊則將盡拔其黔人惟諸黔將所挾以縱橫曲折行于天下而自餘皇上之封疆及皇上之赤子皆可以弁髦糜爛而安危生死槩置不問乎皇上試問督臣旣惟其黔人可資撻伐而沿途亡命之輩何以盡招充數池安左兵所駐何以望風卽避以左兵爲兵耶兵不當避兵以左兵爲賊耶兵愈不

當避賊且黔亦何因以左爲賊而恥其兵之以不律爲樂平鄉民所殺而不可以爲名也則舉而移禍於徽祁之官紳而又恥其兵旣稱衝鋒殺手卽誣捏官紳所殺而亦不可以爲名也再思而誣捏爲拋戈投甲誘而殺之以文其兵之不律而解說以被誘之不律皇上試一加詳天下有百姓鋤挺相向兵賊矢石交加兩命相角勢不俱生之時而忽爾拋甲解戈無問是賊是兵有若是之至愚者乎李監紀之爲言亦太無根矣狡哉監紀此一舉也實欲屬饜於全徽

而初未嘗稟命於督臣及其一旦沮敗於樂平而必欲終償所欲於祁門乃適值祁門知縣趙文光方以大計謫官急媚督臣干進呈身軍前願効死力陰助監紀構害徽人以故督臣疏中每及祁門知縣處處盡爲袒護一一皆作贊語而後故同臣等一體題叅逮問表裏連環講張爲幻殊不知文光於四月初二日尚有飛報賊情求本府各縣護救之印信飛票固現存也而捏祁縣官自寫兵不擾民之塘報收貯在身以爲後患干証高皇在天之靈皇上如天之

炤其可欺乎昔郭晞能謝段秀實擒斬暴卒之教賈復不終報寇恂捕戮部將之恥無論祁民本屬殺賊原非殺兵初不愧於執戈衛國之魯童卽在樂民雖誤殺兵而本意殺賊亦不失爲爲主傾盃之啞婦而督臣顧寬其私人失律不受節制之誅飛恨于捍患固圉有勞無罪之民侈言劉超恣詆臣等逞其偏詞以徼 皇上一旦之聽而圖陷臣等以立威於全徽弱肉可食之地臣自束髮負志及歸田十年攻苦食淡困衡摩厲期得 匍伏 階前備陳所學爲 皇上

一明天下安危治亂之故以定 宗社億萬斯年之業耿耿孤懷日夜以之而特以多病未敢躍治臣之命豈不懸于 皇上而督臣能以其私意相陷兼今人心厭亂 天欲平治以今日督臣俘超之功將來議於 朝廷之上亦遼東豕也卽旦夕滅闕擒獻馘恢 一一爲 皇上圖之亦臣子掌分何功可驕而極口游詞詆辱臣等爲 皇上守禦不二心之有司士大夫以自明得意乎而且誇誕其詞謂在浦之兵招而不至在信之兵憤請渡江刺刺不休而終以

一危言曰無使與於亂兵之禍 皇上試問督臣黔
兵亂耶督臣將與黔兵亂耶臣謹正告督臣 聖天
子在上天下尚有人黔兵安敢亂安敢不自悔禍而
復爲劉超之續者 督臣其尚盡人臣禮無大不敬仍
望 皇上勅令督臣置對自今以後有兵賊混淆紛
紜詭異突至境上猝不及辨人心危疑事在呼吸者
當急防禦耶當速納受耶當且走避耶督臣宐爲
皇上急書一令使江東南諸郡縣及天下臣民知所
遵守臣無任激切請 命之至

卷一終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三

與朱父母

與程伯名

與程希呂

與程子芳

與族人

與劉用潛

與邑令君

與張受先

與姜崑愚

復寧國李令君

復葛澹淵老師

復許年兄

復尹宣子

與陳雲怡

與何網卿

與劉梧陽

與譚友夏

上羅史江老師

上徐玄扈相公

與郡太守

為邑令君與本部監司

與邑令君

與邑令君

與譚擬陶

復魯青海

復鄰村某氏

與朱父母 丁卯

生從文執服膺台臺有年幸得一朝而父母事之爲
依就師友讀書白下至近日方獲一晉謁遲緩之罪
是惟慈父母能心炤也昨者飲餞公車此 朝廷大
典台臺盛舉初無揀擇去取于其間邑孝廉若吳兄
中良程兄近信吳兄應旻皆以浙籍中式程兄汝成
以江西籍中式悉皆寵召無有遺至于公車等費亦
皆全給未有缺也而獨擯生一人費亦僅以半擲私
念台臺易直子諒及生之未謁歲時所錫盛惠并所

教鴻篇尚蒙注念與諸兄同頒何得于上接丰采之
後反見絕已甚是即台臺有意督過父母之于子弟
亦特明教之豈于此大典盛舉時突致折辱固意禮
曹書吏之所爲定非台臺指也生素謹靜足跡不數
涉城市諸吏胥以爲可欺而噬也但欲割生公車半
費遂致上罔台臺不令生與宴日者晉謁荷蒙恩款
旣而台臺所賜回顧折簡亦持不畀又按臺所贈別
儀俱化爲烏有觀其盛氣凌人似有所恃如曹元祥
假借無忌之狀尤有不忍言者嗚呼以青燈夜雨之

人望長安數千里行路之難領 天朝有限之賜又
荷邑父母措置之艱而大半以飽吏胥之腹浚削不
已又加折辱台臺雖聯蜚未嘗一日嘗孝廉之味顧
獨不爲後進少動念耶昔羊羹殄師見譏君子今再
上公車已堪貽笑台臺豈復宜以此宴而榮辱以此
費而肥瘠敢請罪尚望台臺明教之云爾若獲免戾
于父母則大典昭彰大律森嚴豈有令子弟困鬱不
獲已復控籲上憲者

事而以二鼓理本分事也豈四書六經語與佛法有
差別耶若功夫緊切則所見時文無處不是說法但
恐悠悠忽忽墮無思慮窠窟中耳努力門戶此吾兄
今日佛事也臨書不任神馳

與程希呂

戊辰

別來無好光景可爲知己道科名之際過僥天幸親
友或多以此相慶若弟本心則蚤暮憂懼未知此生
竟成何勾當耳所幸邇來頗見學問事大不敢一刻
放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似有日異而月不同之意
恨羈身都城不得向疇昔師友一覲面細細商確我
兄根性沉篤但向來亦頗悠悠過此時光未嘗死心
塌地向此中鞭逼一番近日讀王文成全書真是古
今有數人物佛之有達摩孔之有陽明真足千古其

書具在不可不細讀所謂細讀者非讀之而已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讀文成書而不興起則并不得謂之凡民矣吾兄其試讀之若謂舉業繫心則文成論之甚快得則雙得失則雙失以究明心地而作制舉業探囊取物豈足以喻之哉拔人疑根長人志氣益人思智恐孟子而後書决無出陽明先生右者朋友間務以此相切磋砥礪不知世間更有何事可樂也福澤恒思不如我德業恒思勝似我又曰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在自做小人數語弟甚見

得親切甚受用不盡願以獻之知己此關一破出世入世盡于此矣幸并以此語子芳也仲延之阨一至于此弟無可奈何涕淚之餘但付一浩歎耳傷哉傷哉公郎文思當日益佳甚相念願教之以明道理養德器爲主而徐以文辭輔之臨書不盡

與庸衆人無異最可大痛無過于此者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顏夫子亦曰既竭吾才今才未必如顏子而又半分不竭又只終日播弄精魄時時向外馳求于此中豈有少分相應耶陽明先生云舉業一途不怕他妨功只怕他奪志此語大可深思仲延豈不是聰明伶俐漢子悔當日于此中不得藉朋友一毫匡正之力以盲引盲相將入坑竟爾費憾以去至今念及猶爲痛哭流涕不能已已今豈得不重自刺勵俾異日兄弟復如此爲我痛哭流涕也哉願兄一深

思之人生一世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真是夢中一場欣戚所不朽不壞者復是何物曷不蚤圖一無量劫大慶快也個個都解如此說亦只是口裏說過未見有一箇着忙者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此今時讀書聰明人通病也兄入都讀書自是弟願弟以此日澹苦無能相資爲慮而朱恒簡先有此意又已先相約相去遼遠不能遙謀所望隨緣讀書莫忘疇昔鳳山館之七日苦叅莫謂叅無靈驗則作佛作官一齊收之矣臨書不盡欲言

面臨書戀切之至去朝曾於未試昔於余以其此

與士友至斯融世於以余民之出物味之以此下

二知必對去坐飛以精美其奉王幸改而卒之

與所出也外一人物曾給一州望淵限其國

云爾矣

下歸吹餘長其其到東關人以此其酒其限

與一思餘民其其到東關人以此其酒其限

與一思餘民其其到東關人以此其酒其限

與一思餘民其其到東關人以此其酒其限

與邑令君 壬申

學絕道喪教夷俗敗古今聖賢所共慨嘆聲不才曷
敢妄附先哲顧自以知學志道之久十年以來往來
南北迄今竟無一成者不能不致疑于師友之不遇
而砥礪之不朽也自前歲出都兀兀坐萬山中一時
友朋寥濶星散聲又以善病倦于奔走真昔人所謂
離群索居孤陋寡聞者矣幸遇台臺臨牧茲土惠而
教之將有數年若乃日來新政一言興動至誠感物
明有風行草偃之勢歡慶之意實與一方共之惟望

台臺拭精勵神循茲不倦日新月異以此千古可也
且以寒疾未獲承教乃辱注念兼下問之殷其何敢
當尚圖云日罄展鄙誠用益高深慙此佈復臨書不
既則寒慙星婚敬父以善誼於千衣去真昔入泮
而孤獨之不問也自前歲出橋兀兀坐萬山中一
南北遠今竟無一知者不謂不廷錄于相文之不
章矣州公昔臨日以映學法直之又十平以來封來
學餘與妻嫁與谷烈古今聖賢共濟與學不木
與邑令張

與邑令張
壬申

與族人
壬申

貴門某者以貧不能自活至鬻其子於葉氏不堪箠
楚而歸歸而葉氏來相踪跡兩相毆詈葉氏赴訴而
聲始知理當責本父贖之而力必不能使其能贖初
不鬻矣即欲捐數金爲代贖因復念同爲族屬詎有
親疎在貴門力能贖此子義樂贖此子者尚不乏人
而翹然先貴門爲之無乃太驟自喜于聲則好事矣
而無以爲貴門地是用告幸念之如無欲爲此者聲
乃不敢辭耳

與張受先

壬申

同藉中弟所敬服人不少如劉與鷗及吾受先嘗謂
若當遇大聖人真一狂一狷絕世無雙吾與受先雖
相聚日淺然徃與與鷗出入署中屈指人物吾兩人
不知其何以念受先不寘嘖嘖受先不能去口也前
弟請纓時荷兄遠惠教言迄今念之今弟以病告歸
里而兄亦以病歸地之相去不過數百里程不過數
日而終無緣一會想兄近益肆力於古今雖伏處求
志而斯道爲任定千秋矣弟近狀鹿鹿無可稱述念

與鷗因招其乃弟星週來新安與同讀書而星週以
與鷗祭葬又爲部稽未敢私厝又停徹屋中恐萬一
有水火不測之虞是用踉蹌入京師其與鷗墓誌則
盱衡當今可屬筆者無踰受先因令懷其行略及當
日疏稿迂道詣兄陳懇逆知吾兄覽不終篇泫然出
涕爲悲歌擊節慷慨淋漓就成一篇大文字不待弟
言之畢也弟事中人又弟當日與與鷗一時情事千
古傷心每一念之胸臆結塞至今尚不能措一辭不
容不稍俟他年而祭葬且暮下卽爲與鷗窆窆幸萬

無他委臨書黯切

與姜尚愚

壬申

弟入班行不數月強半病卧出國門以來聖明而
外惟是二三同志寔勞我思至班行中則無踰年翁
者聞年翁按滇之命有二喜一國事得人一利器得
地雖王事馳驅而期限有餘知必取道貴里新安相
去不數日程意念沉吟欲一通問而適敝縣署學表
孝廉君應兆云尚役賫候因得相附以年翁之才先
朝王韓兩粵之役今宜再見謹于長林豐草中欣聞
盛事而已諏謀詢度自昔周咨况于多故之地盤錯

尤難與官屬商之與鄉士大夫商之士大夫之爲其
桑梓慮有更周于守土者弟所知有敝恩師原任陝
西苑馬卿葛先生名中選臨安府河西人此真異才
年亦未老徒爲資格拘不竟其用年翁到彼宜留意
其人據弟愚見開眼來見如此人絕少誠爲國家嘆
息非阿所好也袁孝廉今且挈家官于此而孜孜不
忘其墳墓與全滇之慮此亦忠臣孝子之用心固賢
公祖之所欲進而博採者也弟拜書後入楚矣皇華
之道宜過武昌得先通一訊圖一晤爲幸臨書瞻切

復寧國李父母

壬申

疇昔燕邸幸接台誨輒以病勞踈簡左右歎然于心
惟老父母台臺人龍文虎調鼎巨手暫假烹鮮不佞
聲自前歲抱疴歸里伏處一室不復問人世事乃至
台臺下車亦缺焉未一通問反辱注存副以瑤篇益
深悚愧台臺愷悌之聞徹于遠邇賢父母之政士大
夫采里巷之頌陳而上之職也得澹淵老師書知滇
亂不靖一函申候求便致之尚冀蒼音時因束裝到
楚卽日就道草勒不莊

復葛澹淵老師

壬申

夏末得師手書知避亂滇省欲卜居楚中老父暨聲
惶急不寧即遣人到楚覓曾到滇者捧書奉迎今月
得師書自李寧國處來師又復還河西此書似在前
書後也聲不知滇事深淺如師洞悉已久若云亂邦
不居宜决計離滇爲是田廬一切稍達觀者所不深
戀况師明哲耶聲以事羈尚未入楚今九月朔行矣
途次少有稽遲十月之初定到楚城世兄先到聲自
料理不煩師慮發來太律先將外篇未刺者募工成

板其內篇圖非精密曉暢者莫能詳較容徐圖之工
貲分當捐效何敢煩師躊躇李父母政行卓異義應
揄揚重以師命敢不惟力是視老父家叔承師注念
雖未敢輒通書問于座右懸企之心日夜以之一芹
少侑孤緘惟望師臺珍重并冀台駕蚤發臨書可勝
瞻注書自幸

復許年兄

壬申

奉違台教瞬息兩秋惟老年臺心計才諳洪纖畢具
雖處煩劇籌算之地所謂勝其任而愉快者也弟藥
餌自全丘壑藏拙一室琴書之外無所復縈其慮惟
企望友朋得志樹立山中聞之足自慶慰老父遠荷
注存延年珍草佩謝何旣頃以楚行草復臨書瞻注

履之地放過處多古人所云道若大路原非誑語自
不上路無可奈何說長說短轉更紛紜所謂枉費精
神虛自擔閣今無別法惟有重惜寸陰以日爲劫擄
此一生死而後已耳徃徃與友朋商略不以爲然而
其所言又未見着我痛處恨隱隱予懷不及晤翁臺
一面決之落于紙筆殊不盡意倘不棄外而有教言
可付沃心寄德化令處見畀也臨書瞻切而文盡矣

與何綱卿

壬申

奉違台範倏忽數年頃自新安返聞台翁以入蜀過
里門急圖一晤于會城適豚兒佈痘留不能行也台
翁以文章名天下天下人士仰望風采久矣又久官
禮曹曷爲不督學而司兵此天下公議所不能不噴
噴于吾楚之台翁及李愚老兩人也若台翁之長材
大器隨方應用則亦何所不可蜀之宜賓故少司馬
劉與鷗公台翁所稔知也與鷗存日家無擔石其歿
也老母孱妻弱弟稚子益終歲不自保又遭外侮流

離載道今得台翁肝腸氣義臨蒞其土此忠義之門
吐氣更生之日也弟有書一函達直指劉梧老亦爲
此藉台翁轉致又一函并八十金致與鷗家本欲盡
力以行而道阻且遠匹夫有懷恐不得達用敢以煩
左右兩書懇于到日卽爲遣賚幸甚或得復音附台
翁家報歸致熊魚山家爲望與鷗胞弟之紀邑廩生
才器亦不凡其子劉士介聞已能文矣不知其郡經
考試與否意欲望台翁便致弟意爲一言于學使公
特青其衿篤念忠裔必有同情或苦不知惟台翁留

意諸非台翁懷千秋萬世之襟者弟亦不敢瀆也與
鷗忠義海內有心所共護念而弟始則同學旣又同
事與鷗不幸殞而弟獨生與鷗家卽弟家一切得仗
台翁及劉梧老學使公多方培植風澤所到卽弟身
受銘感之私何可云喻臨書黯切

與劉梧陽

壬申

瞻台翁之文章治行亦有年矣又託梓末獨不得親
覲台光頃自新安返亦既聞騶從過里而徘徊匡廬
不覺浹旬比到貴府則台旌發矣鄉為敝友劉與鷗
家事同敝友耑懇仰荷氣義深為注存惟是乃弟之
純被繫一事聞尚未解其同鄉官江南者弟逐一訪
之無不稱寃然之純戇而不謹誠自貽伊戚若云為
一野合之婦爭葬地于已死數月之後而主之殺人
此乃世間必無之情理實為王加容仇網致當道深

求而下吏張皇遂出入不定讞詞屢異耳當道疑謂
劉氏有勢自與鷗歿家無擔石世情可見外侮之來
得不已甚爲厚幸矣其何勢之可恃所望台翁研察
蘇豁并爲善言于劉蓼老卽其意以爲真有罪未易
遽解而事涉疑似寧失不經顧念忠義宥以十世宜
亦無所不可至于地方士民所爲建祠立坊勝舉亦
全仰賴慈心大力庶克有就并得藉重大章上聞
當宁則弟所望風延頸以歧行部到叙之日更祈加
意所懇于台翁者雖曰用慰忠魂以暢公心而弟于

與鷗始則同學旣又同事相關之意不比尋常直以
君臣大義與朋友至情交切于中其所感佩于台翁
者寧易以筆盡也縷縷附何網老轉達幸賜慈注劉
蓼老雖未識荆不可不通姓名一書又煩台翁善致
西望雲天可勝瞻切

八年想像之苦亦小快也弟之樸樾小大無當謬承
推獎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于
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
罄區區之意別有希懇爲死友劉與鷗鄉爲一二嫉
妬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尚在隱
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
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古
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瞶庶亦有瘳與鷗存
日廩無擔石家徒四壁其歿也老母孱妻穉子弱弟

煢煢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之
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
聞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若切身者徃徃出于不相
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恕
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鷗匍匐懇之情慨然執筆
幸甚

金史集 卷三
根不拔雖其尋常無事尚不耐思慮不任勞苦開卷未幾輒欲瞑目對客語多卽時委頓况于長安鞍馬風塵之間何以自支定曠厥職速戾厥躬聲不足惜奈負明舉又聲思路本粗莽踈濶敬服西儒嗜其實學乃在理道及修行法律至于象數全所未諳卽太老師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幾番解讀必欲終集曾不竟卷輒復迷悶又行掩寘况曆法淵浩對以淺思狹識將若編篋移山卷葉竭海此其所不能也老父今年行年七十有二老母六十有三並多疾病備嘗衰

苦徃以聲不度力漫蹈凶危痛苦幽思幾絕而甦幸生相見有若再世今蒙君相拔置雖坐理清業要當捐棄庭闈絕裾而來風燭草露腸裂心酸一日九迴何以堪忍且又有疑忌分應遲回者聲之謬膺斯舉也非聲有干于左右太老師之偶以聲承乏斯職也亦非太老師有私于不才甫聞邱報驚出望外旣復念之實冷然喜喜茲上下之間庶幾古道之遺知已恩遇應足千秋而流俗之人或有猜度以爲卧病之人藉此出山或謂聲爲祿位乃以學術依附明公如

此訛嫌本不足惜然而聲于此則有所不敢也况聲
近發薄願不自揆度欲倡明大法盡區區筆舌將次
第譯授西學流布此土并爲人廣細宣說此非十年
不仕優閒專精未易卒辦非身豎坊表力存砥柱出
處進退之間卓然有以見信于天下亦未易徑牖人
心遽信其書及其言也故聲今日輒爲大道計聲處
或流通有日聲仕恐闡明無期雖微前三者太老師
救世心切尚應念之聲曷勝懇篤之至

與郡太守

丙子

天旱不雨田禾待枯米價騰起亂民攘臂至勤老公
祖憂念然今所最可憂者尚不在米貴而苦於無米
可糴也無米可糴者外畱塞不來而內藏蓄不出也
米之畱塞不來往昔尚以外地閉糴之故今則不然
繇本地強糴耳所在有一種奸猾亂民見米肆多米
則煽惑愚衆劫而糴之沿河見有載米舟筏過則繫
而劫糴之甚則無分毫之價而強有力徑掠之以去
有後至者見米且盡尚勒米主補之以錢聞之官官

或姑息置不問誤以爲此饑民也以此諸有米家亦以此故往往畏而深藏高閣必不敢示人家藏數千斛而斤斤列數斗於肆賣盡乃出彼未至之米聞風阻懼莫不僦屋而藏安敢前來不肖家且絕粒小力持四金而覓二石米週回二十里內走數日而求不得也詢自浙河來者察計徽人米之已在三百里內者尚不下十萬天久旱河水淺乾大舟之載數十石者不得行惟用薄筏一筏數石耳合數筏乃能以一人監視其畏強劫也更甚今官發糴亦有限所濟幾

何耳全賑亦難爲繼今尚非其時也誠得老公祖多發牌或更請兵憲牌緊要之書數字多遣一二官役持徇于沿河諸路坐落地方里保聽米舟之所欲行止有要於路而脅劫者比強盜律問斬不時處決米亦聽其買賣無庸限價有集衆向米家脅劫者亦如前惟官別又多糴委的實大戶別取平價糴與貧弱細民以加惠之以明公祖父母之德意爲兩全耳夫今之攘臂劫者非饑民皆亂民也米不惟騰貴而徑至無米可糴其原皆起于亂民之強糴劫奪此中無

田緩急所待命惟諸米商是米商卽此中本業也更
不得與他商比賴諸公祖父母爲此中計久遠備一
且不虞亦惟有多方設法崇獎勸勉使此中一切諸
大家及諸善賈多業米商耳米商多則米多至米多
至則自不騰貴卽貴不踰數日米爭價而至旋復平
矣今官卽爲念小民而抑之尚不可爲訓而豈可重
苦以諸無賴之強糴劫掠此之大蠹不肖以爲甚於
他盜應不踰時而誅而奈何以爲饑民而姑息之長
此不究此地真危邦不可以一朝居矣惟老公祖熟

計之此中通米惟饒浙兩河今歲自饒者旣斷絕和
黥婆皆反求米于休是休不獨自食而且上供三縣
其須浙米倍于他年歛父母士紳不念也浙米一至
浦口不問爲休商爲歛商則官強要截入歛旣截入
歛則歛大家以至賤價要而收之不賣則寘而高閣
之商不敢不吞聲賣是官先劫也諸大家先劫也亂
小民尤而効之其又何誅焉歛父母士紳以是爲爲
歛計也吾謂歛父母及歛士紳卽止及歛而不能復
念他縣之荒死亂離然誠令休一荒死亂離而歛豈

能無事且使未至之米畏而不敢至米商畏而不敢
爲歛亦何利焉老公祖一郡司命也幸爲一郡計今
要截米不止卽可漸而掠米掠他鄉米不止卽可漸
而掠本鄉米掠米不止卽乘而掠他鄉債掠商債不
止卽乘而掠大家所在聚黨無所不掠亂之成也日
可埃也休且待盡歛豈安枕惟老公祖幸亟爲計

爲邑令君與本部監司

戊寅

邑中望節鉞不過二百里縱不得歲時晉謁伺望見
顏色而侯問之儀亦缺然不修非我祖臺悖大寬博
未有能亮之格外者也屬承令君深慈爲地方事有
所請於祖臺而商及不肖適卽不肖所感懷於中而
未能卽言者自以梓桑之誼與地方之任宜有同心
則分當同請謹得盡其意邑疲極矣而不幸風號爲
饒自四十年前脩縣志時已有冒虛名而受實禍之
歎浸至祖臺撫字之年陵夷漸甚數年以來則更百

倍不忍言令於此者真有至苦甚難爲之情非邑百姓及邑他事之足以難令則固卽此名日益虛禍日益實之有以大動仁賢父母痛念子民之心而必不能不以一身叢衆怨者之真足以難令也邑人向負氣時有請託以求伸請託之家不必盡富大都一動於氣勢若不獲已至有餽粥粗給倒橐而圖一請者比比皆是今則并此區區之氣雖欲負而有所不能矣近以黃山白嶽爲名而遊於此者無有一人不失望深悔其來蓋未至其地而聞所聞比旣至其地而

卽見所見稍有人心空亦可以幡然而坐無聊至恚令君之慢客不勒責請託者之及其邸夫能請託者自來請託士大夫居鄉里但安受請託而不爲地方利害動念者不肖猶以爲無人心何至越千百里止見其人已不能請託而忍強令君之勒責其人來請此其去禦人國門其間能以寸乎幸逢令君大慈不難爲疲民孤立行意一切嚴絕於地方則厚幸矣而四方貴人其或多有力能操令君短長於長安之市者不比於令君之謝絕知故但割其窮乏得我之情

而止地方之人既樂得賢令則於賢令之毀譽固萬不能無彼此關切之意而忍坐視賢令之置其一身毀譽於度外而但一意任怨以爲我地方也者非所以爲賢令深計卽非所以爲地方深計矣尚欲特懇祖臺以軫念故民之心爲多方維護我此賢令君無使令君實難而况令君今自爲地方請命其敢復有待惟祖臺嘉惠剴到嚴示之

與邑令君

不肖居平究心古今之故而熟思之以爲今天下必求大治惟上恃一聖天子而下得千賢縣令其縣令以往自郡太守層累而上以及宰執節節諸長官大抵不過奉聖天子務安民大意次第相監壓以究竟持諸賢令必如是而止而賢令長必爲善治其急先務則真實惟講約一事其效能使百姓之各爲善惡於其家者如明白爲善惡於其令長之前而令長亦得以親其民如家人父子無不盡之人情則自

餘一切獄訟徵輸不煩敲朴事事得理而地方一旦
緩急亦可以咄嗟指顧辦支底定此不肖所以聞台
臺之令而欣動終夕有懷不寐者也台臺學有淵源
才敵八面精微洞心曲折如意不肖但與扶杖父老
願觀化成而已雖然君父之恩生民之寄不問出
處皆有同心夙昔千慮有所耿耿或有相成而安忍
不竭其一蓋善教之不行久矣乍聞下令人尚因循
而疑以爲台臺此舉亦如向時故事不得已塞上臺
嚴檄固初不知我父母之心存實舉法在必行而期

大有造於我此土也台臺急地方公選約老責約老
註記善惡候台臺臨講之日卽明示懲勸法固無或
踰此而今固忽忽所謂百姓未知公心其自約老以
下初不知何趨而可以應上指者及急責之而漫有
以應則又不能無擾者施父母掌力行之矣其所
以爲斯民之意甚篤而其行卒竟不獲少稱其初意
百分之一父老至今以爲惜蓋註記之法不予約老
以權而務急責之則難乎其爲約老既急責之而卽
予約老以權在約老未必能平於善惡之衡而百姓

亦尚未盡曉于善惡之數則又難乎其爲百姓鄙見以爲今日先務在台臺嘉惠講明假使徒演講說誠爲口舌虛文然自貴鄉羅近溪公祖講於宣州及祝石林父母講于敝縣深切著明豈不便爲實事一時教化之盛今父老言之猶爲流涕誠如今茲幸得台臺至意實相後先無論敝鄉人實有可教教亦易率且先爲講明通曉信而不惑亦不失古人三令五申教而後誅之意至于懲勸之法縱不欲遲待亦先擇其最大及地方之害而立法可遵必無弊者先諭行

之而後相機見可次第畢舉謹爲大畧開具惟台臺裁取施行其 聖諭講義數日內得以恭繹想見高皇帝當日慘淡經營釐正人心卽本人情以廿四字布帛菽粟蒼松勁栢之句削盡亂略平定海內遂與十六字並揭日月亘行終古今之君子誠不自以爲是而欲入 高皇帝之道以興庶民者端取於此輒不自量原本先輩而因發其素心積思見爲實然者以憲章大義而復思切中此方風俗習尚出以尋常口吻令便於觀聽草創方就容更假一二日刪定

未早調驗之於言謂書不辭

或以江海對海濤津台臺時則然於禮而必行奠日

六音皆不野也非

六音皆不野也非

當事之者如而臨不休似行曾當對吏等非謂以曾

如月八無也小野且

對非單對九對是謂對台臺美之此也行似

與譚擬陶 戊寅

與譚擬陶 戊寅

今歲夏有傳服膺令兄音者初而疑已而果然已不

禁悼嘆擬以秋初入楚得與大令兄聚首未及遺書

相慰未幾而又忽有傳大令兄異音至者不肖以為

必傳服膺令兄之音而訛亂者也有楚中人來問之

又絕不聞不肖以為果訛亂矣未幾而黃美中自南

都移札則見札問問其來使始悉言狀則不肖恍恍

惚惚竟如夢也嗟乎友翁而果死乎友翁而何以遽

死乎友翁兄弟情摯傷服膺之逝而不能久存而遂

相繼以行乎不肖本不工爲詩又久不爲詩哭不成
聲又豈能句令者終日悶悶噫噫憂思而已無一字
可以寄兄爲披讀於令兄之靈者先意欲入楚并圖
與令兄晤今亦墮墮無心行矣旣不能遠哭又不能
親奠而別爲像如世俗云代者亦無聊之至也臨書
不復成章而又無以對大令只異音至許不肖以爲

復魯青海

戊寅

老公祖年臺救時之才天下想望丰采期旦夕當國
以慰饑渴區區郡邑感念舊恩曾何足數而成以此
觀年臺之大用現前象兔皆用全力者初不必作分
別見也不肖弟不敢用世俗諛筆恐反以不情黷仁
賢年臺不加誅而更蒙獎許負愧多矣弟於出處之
際真無成心雖出入內外亦實不敢揀擇顧皆未得
所安乃新奉 功令嚴催起補是用疑思而昨金生
歸承年臺指教區畫重感至意要之銓中當事或無

意搜爬必相逼迫則又趨此暇日閉戶力學自揣才
具尚未能發於既滿之餘不敢遽技癢也惟年臺知
我又蒙中情相關謹復佈腹心豐幣以頌惟德其物
不敢不拜

復鄰村某氏

戊寅

夜鑼諸禁本各宅諸父老意并集諸長者熟議以爲
便而行之數年內四隣盜賴以靖又幸有明效愈相
與嘖嘖堅守不忍少破壞屬老父以一日之長蒙諸
宅相推有議則義不得諉辭耳初於寒家無與故昨
老父接來諭未能擅復謹傳布諸宅問可否而後以
報諸宅父老皆言各宅之祖傳俗例原不必鳴鑼而
以人私意偶欲鳴鑼如此等類者多矣若以此爲孝
其祖先而倡自貴宅則尤而效之無不有名其又何

禁焉今盜何必盡攫富人且入富牆垣頗艱往往乃
中家及下家受之齟害遍民間也縱貴宅力自有餘
或不畏盜而為各宅小民之不能無畏盜者惜此良
禁初不失為仁義若讀書君子能以此存心即此一
念上徹天眷貴宅諸君子之於科名尚不日如取攜
何至以年來一人泮之偶稀而乞靈於昏夜之鑼音
以是為振地脉也僉謂此等戲論絕不出於貴宅諸
父老諸君子之手之口特有一二人圖壞約內諸禁
者年來每於約內諸正論無所不陰摧於諸奸宄盜

賊無所不陰護究其人於約內各宅亦無所仇怨特
謬誤以為此諸禁議一似倡自寒家千方百端必欲
相壞以自豪舉耳犯而不較不肖非曰學之實能焉
惟事關各宅災害不小義必不忍姑置世復不辭煩
請貴宅諸父老諸君子幸為正語勸之仍恤念諸隣
護存此禁為安然後族寒家異日有所私舉必相關
會者一任排蕩無害於眾而以得志豈不較便臨書
誠至

念
不
卷三

四

三

